性本善

陸德明 文 梅國雄 圖

九：海潤天空澳門有氣派

到澳門在午後三點半，陳其禮和黛安娜會，同出大艙，看了一小時的海，便隨衆下船，僅僅海清碼頭的新大廈，已轉了這位小姐一跳——「這不等於一個小香港麼？」他們衆的士到不遠的大屋酒店，立刻開了鄰室兩間房。

她放了心，因爲是兩間房，陳其禮付清並交了三百元按金，作結賬時可能的零用消費——「我不能叫你一個人請客。」——「以後計算罷，等一會進了賭場，自有大公司爲我們請客的。不想發財，葡京酒店的娛樂公司，對我們的小小開支，是會請客的。」——「當眞賭錢？三少爺，三哥？」

三〇三，三〇五是鄰居，對號在對面。黛安娜見是二床，知道單房現在也就是雙人房了。各人快快地冲了涼，陳其禮先過來：

「先逛馬路，你沒坐過三輪車吧，這聽說是戰勝後，日本在內地大都市，留下來的德政。車伕在前騎脚踏車，帶動騎在身後的客座，長聲告訪我，北京有很講究漂亮的棉篷後座，多數是一個人的，篷可支起，也可放下。但這裏的，只是簡單的雙人座，爲了看環島風景……。」他看她快快地梳了頭，兩人一同出門，就在不遠，上了一輛一座三輪車，講好看風景，隨便行。黛安娜興奮也好奇：

「比坐在汽車中看風景好多了，這太有意思了。」陳其禮笑着細聲道：「從第一次試脚踏三輪車，當然有好奇的樂趣。其實作交通工具，在上海、北京內地許多大小都市是很有不必廢除的價值的，因爲內地公共巴士與電車，因人口多，是難辦好的。」

大牌坊紀念碑，使黛安娜初次有了葡萄牙過去光榮史的印象，對看海和長堤的大銅騎馬像，一片開闊，令她這十八歲姑娘有了新批評——「這樣的開闊與雄姿的銅像，就不是香港有的！」陳其禮摸出小相機來，他一人下車向她照了坐三輪的相，然後她跳下了車，請和善的車伕爲他兩人照雙人相。當然她要爬到銅像騎馬的座子上，照了許多相——「二十多張了！」

「風景比香港好啊？」——「不一定，各有好處，這裏雖有大厦的威臂，但仍海有闊天空之感——我們香港實在太逼迫了。」

返到市街馬路，等於繞了一週，付了車資，給了很多小賬。——「三哥，這是香港享受不到的一個多小時！」陳其禮見她手挽手臂，他說：「就是爲了要你快樂才來澳門的！」

九：深藏不露

客家周默然，曰：「此事，一般人無法理解者也。」

阿七曰：「道長，你識得這種方法否？」

無能子曰：「我知道點養，但不會去做。」

「拜別城能子道長之後，阿七搭車，曰：「周哥，照你說，道長應該識這些異能，不過深藏不露而已。」

客家周曰：「然，我於嘯謠[illegible]師姐容曰：「盲公華同無能子道長，應該多親近，會對我晚有利。」

阿七曰：「有錯，講晤定有一日可以帶到我晚。」

有一日，阿七按到地產商李大頭電話，邀請食晚飯。

阿七同李大頭甚有交情，因爲李大頭靠過仁義堂解決江湖紛爭，李大頭投桃報李，令仁義堂炒一隻股大有斬獲。

李大頭在最華貴之酒樓定了房，招呼阿七，閒談幾句，李大頭曰：「七哥，你信不信鬼神之事？」

盲咒

■長田 秋

九：只有一個親人

剛讀完，她便在古伯伯的介紹家，發育男女，對性充滿好奇。她是在師傅師母出外，家裏只留下孤男寡女之情形下，失身給師兄。他對她更體貼。但她並不愛他，根本沒有和他做夫妻的打算。

當她在歌壇紅起來，便搬到外面去居住，師兄要留住她，她說：

「阿良哥，你讓我走，斷線的風箏，你怎麼留，怎麼追也留不住啦！」

「我知，你有公子哥兒撐腰！」

「對了！像我這補花族後人，沒有公子哥兒撐腰，怎麼成呢？」

「小心，爸爸說曲藝不像從前吃香，有一天——」

「謝謝提醒，總之我有主意的了！」

也是憑記憶，她找古良陪伴，搭巴士去香港仔田灣，尋尋覓覓，找到墳場，找到「花影湘之墓」，她伏在墓碑前，嗚嗚咽咽哭起來，說：「媽！世界上只有你是我的親人！」

站在旁邊的古良說：「你中山的老太爺、叔叔和婆婆嬸嬸呢？」

她揩擦着淚水，憤慨說：「他們不是！他們連畜生都不如！」

「在香港，你應該有親人——」

「沒有，即使有我也當他們死乾淨啦！」她說，決心讓自己異化，沒有什麼絲縷拖帶。

至少在古家呆了五年，她已長得亭亭玉立，總覺得自己跟那些同齡學生格格不入。中五

花族留痕

■海辛

拉二胡，也撰曲，亦跟白潔瑛（是師傅古伯伯替她取的藝名）一起招檔唱曲。白潔瑛多唱唱子喉。每當師兄古良和她拍檔唱曲，她便改唱子喉。

師兄對她好，她既然寄住他家中，她便在古伯伯的介紹。她是在師傅師母出外，家裏只留下孤男寡女之情形下，失身給師兄。他對她更體貼。但她並不愛他，根本沒有和他做夫妻的打算。

當她在歌壇紅起來，便搬到外面去居住，師兄要留住她，她說：

「阿良哥，你讓我走，斷線的風箏，你怎麼留，怎麼追也留不住啦！」

「我知，你有公子哥兒撐腰！」

「對了！像我這補花族後人，沒有公子哥兒撐腰，怎麼成呢？」

「小心，爸爸說曲藝不像從前吃香，有一天——」

「謝謝提醒，總之我有主意的了！」

都市寫眞

文：黃蕙 畫：豪俊

嗓子柔和帶些性感

「你難得到馬場的。史丹拉！」

「難得。」

「以後要馬牌，早些通知我。」

「謝謝徐先生，拜拜！」

「拜拜史丹拉。」

週末，當月亮上昇後，金菲準時開車抵太古城，很快見到林蒼，她又四顧，是怕遇到楊小姐。當林蒼上車，她即開得快。他們抵那家酒店附近泊了車，走到酒店登二樓後，時間還早，他們要了飯前酒後點菜，主菜是兩人吃的「七打牛扒」，又要了紅酒。八點三刻，音樂開始，很柔和，九點三刻有一菲語女歌手開始唱抒情的英文歌，嗓子柔和，帶些性感。當她後來唱「愛情故事」時，林蒼要求金菲跳舞，池中有四對西人貼着面，林蒼也與金菲貼面，他們跳了兩次返座。

「昨天得到她電話，今天她和她母親去澳門了，我和她是普通朋友。」

「和誰不普通呢？」金菲笑問。

任教授的也少呢。」

「多數感是講師而已！」

菲律賓歌手唱完了「交換舞伴」這首華爾滋曲，一鞠躬而退。林蒼提到喝了咖啡還是到的士高吧！金菲道：

「這時早已客滿了。」

「那末……」

「我們遊車河。」

「也好。」他望着她。

他們離開酒店，同去取車，上車後，金菲說：

「今夜有好月亮，我們到山頂。」

「提到月亮，我想很快是中秋，金小姐在中秋有什麼節目。」

「家父在南非，他將回來，全家一起團圓。」（八）

蜂語風聲

■海峰

影响安

難民營半個月來發生三宗兇案。也間接造成警力不足。

利益關係

飲食業人士反對食肆設禁烟區。如果吸烟區「加二小賬」會否不同？

也是意見

罪犯自新條例修訂昨起公開諮詢。「知過能改」值得鼓勵。

開心

九：看見麗莎的媽媽

就這樣，麗莎在人海中消失了。在最初的一段時間，天娜對道位好友自然十分掛念，而對許家的泳池也十分懷念。隨着時間的推移，天娜也漸漸看淡了。

這一天是星期日，天娜與父母一齊去飲茶，在無意之中，給她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初時爲之一怔，繼而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天娜見到的那個人，好像是麗莎的媽媽許太，但天娜又不敢十分肯定。

在天娜印象中的許太，是一個雍容華貴的婦人，可是，現在她看到的女人，却是酒樓的一個清潔女工。但見她低着頭，手拿吸塵機，在清理着地上的垃圾、紙屑。當天娜望向她，她却不與天娜對望，而是有意避開天娜的視線。天娜本想叫她一聲伯母，却又不知怎樣做才好。天娜的神態給媽媽發覺，便問道：「天娜，你猛望着那個清潔工人幹什麼？」

「媽，我發覺她好像麗莎的媽媽。」

「你是說，一家人突然失踪的那個富家女許麗莎？」

「是呀，就是以前住在山頂，每個週末邀約我到她家去玩的那個同學。」

「你不是說她很有錢的嗎？」

「不是說她是繼子。」

城市之光

■匡成

母親要結婚（九）

袁玉梅飛北京去了，當然，吳玉冰又是一人獨睡一房，這一夜，她又不能安睡了。

吳玉冰漸漸明白到，個人獨睡一房，就影响了睡眠，有人陪同，就能安睡了。

當然，這些話，不能向兒子、媳婦提出，直到袁玉梅從北京回來，又在她房內留宿三夜，那三夜她有好睡。袁玉梅離去後，她又不能好睡了。

吳玉冰很想找人陪睡，但相見好，同住難，除了兒子、媳婦外，不輕易和其他人相處，除非丈夫又不同，奈何自己丈夫死了廿多年了。

沒有了工作的吳玉冰，感到十分悶，特別是日間，兒與媳上班後，家中祇剩下自己一個人，家務忙極有限度，工作之餘，自然便是午睡了。

日間睡眠，晚間更難入睡，有時日間不想睡，便到街上散步，同年紀，同遭遇的婦人多着，彼此湊在一起，閒聊之間就會談起了家庭生活來。

這一天，又和林太談起來，林太說：「兒子媳婦對我照顧週到，她說我老了，不許我做家頭細務，還請了個菲傭回來，代替我工作。」

「我有家務也悶死了，你豈不是更加悶。」

「我才不悶，我將餘閒時間去做義工。」林太說。

天涯吾是何處家

陳浩泉

九〇：不必自卑

「人家名成利就是人家的事，咱們雖然沒那麼本事，沒那麼好的運氣，可是，咱們也是自食其力，不必自卑。」我說。

「你連像樣的西裝也沒一套，怎能去登那大雅之堂呀？」阿梅又說。

「去聽音樂也不一定要西服煌然的，普通的恤衫西褲，加一件飛機恤就行了。反正現在天氣已經暖和。」我邊說邊更衣。

「會見，阿梅又問：「你最近常見到文莎嗎？」我轉頭望望阿梅，奇怪她爲什麼突然這樣問。

「來了香港這麼久，我前後共見過她三次。」我說。

她沒再說話了。但却又怔怔地坐在一旁，像在思索着什麼，眼睛直瞪着前方，一動也不動。我很怕見到她這種入定似的神態，這時候，她彷彿置身在一個別處的世界，對周圍的一切完全沒有感覺。對我和文莎的過去那段「戀情」的傳說什麼呢？

近來，我發覺阿梅已經極度的神經過敏，對什麼都疑神疑鬼，搞到自己更加沒好氣，沒好睡，更加神不守舍。

現在，她突然在腦海中把我和文莎兩人拉在一起，然後在我們中間畫出一些問號，那完全是有可能的。當然，這也不是我的假設，我不能確定她的心裏在想什麼。

我匆匆趕到大會堂音樂廳，已經是大場的時間了。遙遙地，我見到浦西流夫婦正焦急地引頸張望。

浦西流穿着一套黑色的筆挺西裝、白襯衣、紅色的斜紋領帶，左邊的上衣袋還插着一塊白手帕，色彩鮮明醒目。他身邊的溫玉冰則穿着一襲暗紅的碎花連花裙，深藍色的高跟鞋配深藍色的手袋，臉上還施了脂粉。

大俠余顧南

塲木明雙・文 占秋原・圖

一：血骷髏印

只見楊鐵城鐵青着臉問楊虎：「既然不見有歐踪爲何胡鳳打鑼？」

楊虎結結巴巴地道：「奴才的確見到一道人影走進來，但定睛一望，又不見有人……不過奴才自信沒有眼花……也許那人已躲了起來！」

楊鐵城又驚又怒，頓足道：「那還不趕快去通知全宅的人，大家都仔細搜一搜！」

彭鳳輝道：「不錯，此刻絕不能讓對方潛進宅內作內應！」當下銅鑼敲得亂响，宅內的人都被吵醒，紛紛披衣下床問個究竟，一聞有人潛進來，都大吃一驚，到處搜索。

忽然有個女僕，哭喪着臉跑進大廳，報稱與她同房的秋菊被人殺死了！

楊鐵城拂袖道：「快去看看！」

當下衆人到廂房，果見秋菊直挺挺地躺在鋪上，上衣撩開，露出雪白的胸脯，雙乳之間却有一個怵目驚心的紅掌印！彭鳳輝脫口道：「『血手印』！不好，他們眞的潛進來了！」

楊鐵城氣急敗壞地回首喝道：「霄兒，快帶人保護你娘，一有風吹草動便立即示警！」

彭鳳輝却問那女僕：「咱們一早便睡着了，適才突然醒來，覺得一身冰冷，却原來棉被滑落床下，上衣不知爲何……奴才被人打開……奴才吃驚喚秋菊……不應，遂下床點燈，便發現她已經……奴才連忙走去通知老爺……」

此際队石和盧石也聞聲趕來了，盧石上前查視了一番，道：「

這女施主已死了一個時辰了！」

队石接口道：「她必定先被人封住穴道，後再被『血手印』以重手法擊斃的！」

彭鳳輝道：「如此說來，道才楊虎見到的人影，可不是『血手印』了！」

話音剛落，大門那方又有鑼聲响起。

（九）

三七二：和中校通密電

晚上十二時快到，亨利躲在房內準備和中校通訊，他知道伊達娜他們兩人已睡。

時鐘剛好指在十二點鐘，亨利準時開啓通訊機，很快，中校的聲音傳來了：

「是亨利吧？已轉移好了？這裡是新的通訊地點？」

「一切順利，」亨利朗聲答，「第一部通訊機已拆卸完畢並安裝妥，就是目前的這一部機器了；第二部明天回波士頓時再拆卸，相信沒有問題。」

「有關『和平二號』的樣貌問題，解決了沒有？」

「解決了。」亨利馬上答，「是拼圖，根據伊達娜和安東洛夫精心的拼圖，已確定他的樣貌了，可以傳眞，或郵寄給你的，請指示傳送的方法。」

「可用電傳的方法，」中校用堅定的語氣說，「雖然花錢多些，但也是值得的，因爲這方法最快捷，也不易洩秘。」

「明早可以電傳，是利用我們以前的商業機構嗎？」

「是的，就利用它。」中校說，「長期以來，都很保險。」原來，KGB以前都利用駐美國的商業機構，進行無綫電傳眞圖片，是合法的，不引起敵方注意，因爲商業來往的電傳，太普通了。

「對『和平二號』的事件有了結果？」亨利問，「我很急於要知道這情況的。」

美蘇諜影

■東亞尼

樂悠韻揚

鐵笛自古多傳奇

王克文先生：

笛字從竹，常帶有傳奇色彩。即引數例，如「米子鐵笛亭詩序」云：「侍郎胡明仲嘗與武夷山隱者劉君遊絕，劉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再如「湖湘野錄」云：「蜀僧者首座，自號性空庵主，……雅好吹鐵笛，放高手的一個威懾手段罷了。作爲樂器中的一品，鐵笛竟發展出如此功用，這是製器者始料未及的。（宏達、新九〇六一一）

古人一談起鐵笛，有趣的是，亦未嘗不可。這樣，銅笛、銀笛等也就出現了。唐張籍詩「獨吹銅笛過垂虹」，說明那時這類樂器已不少見。而其中最受推崇的則是發音激越的鐵笛，也許是由於其鐵笛自古多傳奇，創作的難度大吧，就一點來說，鐵笛是澆鑄出來的（見元「冶師行序」）鐵的熔點高，成形後還要吹之能合律動聽，這就成了難得的希罕物了。

目前，世界各國開發利用各種新能源已初見成效，因而石油開始出現供過於求，石油要控制產量以抑制油價下跌。假如到了世界上石油面臨枯竭之時才開始研究開拓新能源，則其時世界經濟之受打擊，恐怕比起那一次石油大幅的加價還要嚴重得多呢。（伍車二、新九〇五五〇）

鳥服

又名山鴞 即貓頭鷹

通天曉先生：

聞說有一種鳥名叫「鵩」，被認爲是「不祥鳥」。先生可否在貨版介紹一下「鵩」？

李聘先生：

鵩，又名山鴞，是貓頭鷹的一種，書潛夜出，夜鳴，聲音凄厲，古以爲不祥之鳥。「文選・鵩鳥賦序」：「鵩似鴞，不祥鳥也。」司馬遷「史記」中將鵩寫作「服」：「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由於鵩是夜鳥，飛翔時悄然無聲，來去無音，像幽靈一樣，使人感到神秘恐怖，加上牠的叫聲是貓頭鷹同類中最惡聲惡氣、令人又討厭又胆寒，所以人們認爲牠是不祥之鳥。

其實，鵩同其他貓頭鷹一樣，是一種益鳥，牠以捕捉田鼠、野兎、松鼠和蛇爲主。牠像所有貓頭鷹一樣，有夜視和無聲飛行的本領，牠的眼睛構造很特別，視網膜上感覺弱光的視杆細胞遠比其他鳥類多，視網膜成像亮度要比人類多一倍。牠的眼珠不能轉動，但牠長着一個能轉動二百七十度的脖子，兩眼的視野有六十至七十度的可以重疊，這有利於牠準確捕食。牠的耳孔是兩條狹長的深縫，「臉盤」兩側短而硬的羽毛起收集音波的作用。牠的耳孔右高左低，有利針正聲源和距離的效果。牠的內耳很大，大腦皮層的聽覺中樞神經細胞比別的鳥類多，因此很容易聽到嚙齒動物的叫聲和嚼食聲。牠的羽毛蓬鬆柔軟，表面佈滿絨毛，飛行時可以減弱與空氣的摩擦。羽毛的邊緣還有鋸狀的消音結構。這些身體結構都有利於在捕食時不驚動獵物，也便於保護自己，免被天敵發現。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鵩）不能遠飛，行不出城」，此說只對了一半。鵩是「行不出城」的，牠活動的範圍很窄，大概只在半徑廿里的範圍內。這不是牠不能遠飛是因爲很戀家，從不作遠距離遷徙。鵩飛行時，最快的時速可達四十公里，牠可以一口氣飛翔八十分鐘，一夜的飛行時間達五小時左右，如作直綫飛行，牠一夜可飛出二百多公里。可見牠是能遠飛的。鵩安了家後，一般不輕易搬家，有時因山火、樹林被人砍伐，牠不得不另巢，但新巢亦距舊巢不遠。鵩可以遠飛，但不能高飛，一般在距地面八百米內飛行。（南陸新、九〇五五二）

飛禽走獸

街坊服務

通天曉

卡秋莎 蘇火箭炮 威力強大

徐偉基先生：

火箭炮是「種威力强大的火炮，過去，它有過一個十分動聽的名字，叫「卡秋莎」。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的一個星期，沃羅涅日州「共產國際」兵工廠接受了一項緊急任務，立即生產EM——十三型火箭炮。爲了保密，工人們在出廠的火箭炮車身上打了個「K」字，這是「共產國際」兵工廠俄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蘇軍大尉弗羅廖夫指揮的火箭炮連在奧爾沙地區首次使用這種火箭炮，給德軍以沉重的打擊。這次戰鬥後，火箭炮聲譽大振。當時蘇聯戰士不知道這種新式炮叫什麼名稱，看到炮車上的「K」字，大家便想起俄羅斯姑娘中的愛稱——卡秋莎，戰士喜愛這種「K」字的大威力火箭炮，就像喜歡「卡秋莎」姑娘一樣。從此，「卡秋莎」就成了火箭炮的代名詞傳遍世界，以致使人們忘記了它的原名。（漢榮、新九〇四八四）

上紙兵談

古人以爲不祥 實則乃是益鳥

氣象萬千

洪仔先生：

你聽到人說：「打龜殼，問龜幾時有雨落。」感到非常奇怪，何以從龜殼會得知有無雨落。查這句口頭禪，近三幾十年來，甚少聽到有人講了。對於這句話，好多人似你一樣，以爲就是占卦先生用三個銅錢，在龜殼上咯咯咯敲一通之同時，口中又唸唸有詞的把戲，事實却並非如此。

原來龜之會告訴我們幾時有雨落，不是牠出聲，只是有所表示而已。人們經過長久留意，就從牠的表示而得知有雨。牠的表示如何？是在天將下雨之前，在牠的殼表面就會出現一點一點水珠。水珠出現不久，雨就會落下了。

究其原因，原來龜殼在下雨之前，會有水點出現，是因爲牠是一種冷血動物，當氣壓降低時，空氣含有大量水份，當附着在龜殼表面，便會凝結成水點。我們知道，空氣含水份大量時，如在高空有較冷氣流，因而變成水點下降地面，這就是落雨的來由。龜殼之會表示落雨，只是如此這般，並非它有能知未來的本領。

根據前面的事實，如果我們把那習慣的口頭禪，改爲「看龜殼，知道不久有雨落。」這才不會使人對於這句話，產生神秘的觀念。（羅白、九〇四九三）

龜殼有水珠 預示會雨落

民諺有科學道理

世界博覽

西班牙鬥牛

憑力量智慧作生死搏鬥

聽先生：

江明生：

人人稱西班牙爲「鬥牛之國」。西班牙全國有鬥牛場四百餘處，其中可容納萬人以上觀衆的有四十多處，每年鬥牛次數至少要有五千場以上。這種富有民族特色的競技，吸引着成千上萬的觀衆。

凡是看過鬥牛的人都會認爲這是一種激烈而危險的運動，它是鬥牛士在力量和智慧上與牛展開的一場生死搏鬥。

表演鬥牛，是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先要舉行入場儀式。在堆壯的樂曲聲中，二十多名鬥牛士身穿華麗的銹花綉金的緊身衫和緊腿褲，頭戴三角帽，足登便鞋，由兩名騎士爲先導，列隊進入鬥牛場與觀衆見面，然後由主席台上的總指揮和坎師授意宣佈鬥牛表演開始。

鬥牛所用的牛並不是一般的牛，爲了使牛保持野性，都以半野生狀態放養，使牠們幾乎見不到人。這樣的牛都十分兇悍、勇猛，即使受傷也能頑强地向人和馬直衝猛撞地進攻。正式上場的牛必須是四歲半到七歲的健康牛，牛角要彎曲向前，體重在三百七十至四百二十五公斤之間。在表演開始之前，主席台還要向觀衆介紹牛的名字、年齡和體重。

表演開始了。經過嚴格挑選和特殊訓練的，極其兇暴的公牛衝進場地，七、八個斗篷手就揮着紅綠兩面的斗篷，在不同的地點挑逗公牛。牛有一種本能，牠見了紅色的東西就不顧一切地進攻。當斗篷手把斗篷的紅的一面對着公牛時，公牛就向斗篷手猛地撲去，這時斗篷手就突然將其換成綠的一面，於是公牛就停止追擊。當牠看到別的斗篷手用紅的斗篷逗引牠時，便又不顧一切地衝過去。就這樣，經過幾個回合的挑逗和刺激，公牛變得怒不可遏。而斗篷手們靈巧的步伐和舞姿，因而顯得輕鬆自如。

然後，身穿紅衣的投槍手勇敢地出現在公牛面前，他先將一對投槍插進牛背，經過幾個回合，投槍手又將另外兩對投槍插進牛背的同一點上。這時狂怒的公牛身帶三對投槍，疼痛難忍，在場內狂奔亂跑。

在這關鍵時刻，眞正的鬥牛士——殺牛手出場了，首先，他用斗篷逗耍公牛，當總指揮和牧師宣佈授於殺牛手結束公牛生命的權利時，殺牛手用一支長劍猛刺牛的心臟，頓時鮮血迸湧，栽倒在地，劍下喪生。如果殺牛手動作乾淨利索，一次就把公牛殺死，總指揮便把牛耳割下贈給殺牛手，如果鬥得特別精采，還給加上一條牛尾。牛被殺死後，樂隊高奏凱歌，殺牛手在樂曲聲中接受觀衆的祝賀。

在這樣危險的表演中，最精明剽悍的勇士也有失手的時候，甚至喪生於犀利的牛角之下。但不少人認爲，鬥牛是勇敢的象徵，那些傑出的鬥牛士幾乎成了民族英雄，到處受到稱頌和崇敬。（夏知，新九〇四九九）

中國首列雙層列車

問車先生：

中國第一列雙層冷氣客運列車四月一日起在滬寧綫上運行。這列「樓房列車節車」每廂二十五點五米長，車廂定員爲一百八十六名。該列車由十六輛硬座車和三輛軟座車以及一輛發電車組成。全列車定員三千三百零六人。（漢榮、新九〇四一三）

刊覆

洪仔 王克文 江明聰 黃奇 簡容賞 李聘 徐偉基 問車